

5



537358

伤心
万柳杀

周郎·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目 次

上篇 魔 箫

一	相逢在扬州	1
二	绑票与灭门	31
三	疑云·暗波	59
四	剑池之会	91
五	送信的人	118
六	萧瑟秋风	147
七	落魄江湖	166
八	情是何物	191
九	勾心斗角	221
十	大漠奇遇	254
十一	旧梦新愁	277
十二	一触即发	305
十三	灵蝠魔箫	328
十四	月圆时节	352

下篇 余 音

一	春天的神奇	395
二	武家	424
三	是谁	453

四	蒙冤亡命	485
五	黎明之血	519
六	看不见的手	551
七	圈套	582
八	侠踪重现	616
九	春残	646

上 篇

魔 箫

一 相逢在扬州

乐漫天做梦也想不到，竟会在这里，在此时，看见那个人。

他正在酒楼上饮酒。他的心情坏透了。他坐在那里已小半个时辰了，居然连朝窗外望一眼的兴致都提不起来。

可他偏偏在此时扭头看了一下窗外。

窗外是扬州最繁华的街道，闹哄哄的都是人。

可他偏偏第一眼就看见了那个人。

是不是冥冥之中，有一只无形的手，将他的目光牵引到那人身上？

乐漫天的心狂跳起来，但只跳了几下，就被沉重如山的回忆压得快窒息了。

怎么可能是他？！

怎么可能看见他？！

为什么偏偏就看见了他？！

难道真是天意吗？真的有天意吗？

乐漫天突然觉得头晕，肚子里的酒菜一齐开始造反。

他大口大口地呕吐起来，他的眼中已迸出了泪花——

“他怎么变成了这副模样？”

七月的扬州，地上就跟下了火似的。

张珣正躺在藕花榭中的湘竹凉榻上，闭着眼睛，听一个怀抱琵琶的少女轻拢慢捻。榻边还有两个披着轻纱的少女，轻盈地

为他打扇。

紫檀树根雕成的小茶几上，放着一只白玉托盘，托盘中有几块切好的西瓜，红瓤黑籽，看着都让人垂涎，更有一串紫玉明珠般的葡萄，泛着诱人的莹光。

这样的日子，扬州城里又有几个人能享受得到？

弹琵琶的少女弹完了一支曲子，停了手，不知该如何是好。张珣眼都没睁，只微微皱了皱眉，那弹琵琶的少女乖觉地起身，抱了琵琶，悄悄走开了。

张珣觉得很无聊，日子过得很闷，很没意思。

张珣行八，人称“张八公子”。张家是扬州首屈一指的大盐商，生意兴隆自不消说。他有七个哥哥，他的父亲张亿和正春秋鼎盛，生意上的事，根本轮不着他去过问，他也不想过问。

于是张八公子就只好去飞鹰走马，只好去歌天舞地，只好去依红偎翠，只好去做他的“青楼名公子”。

这种生活刚开头也还很刺激很新鲜，可日子一久，也就厌烦了，于是张珣便总有一种无所事事，虚掷青春的感叹。

张珣现在就在叹气。

一口气还没叹完，一个少女匆匆走进水榭，递给他一纸花笺，微笑道：“李家公子说请公子务必……务必不要犯懒。”

“李之问这小子，又跟我闹什么玄虚？”张珣皱眉叹气，打开花笺。

他的眼睛顿时亮了。

张八公子的马车很容易认。扬州的马车里最华丽最气派的，就是张八公子的马车。

老远看见这辆马车，行人就会很恭敬地让道，会指指点点地议论：“八公子又出来了！”

张珞很喜欢听别人议论自己，不管那议论是嘲弄、是羡慕、是尊敬还是气愤，他都爱听。

因为只有名人，才会被众人议论。

凹凸馆的鸨母徐大娘早已迎出了门，满面赔笑：“哎哟，原来是张公子和李公子啊！哪阵风把两位贵客给吹来了？张公子，你可是好多天都没来了，丫头们可都快得相思病了！”

李之问看都不朝她看，一边往里走，一边笑道：“大娘，听说你这儿来了个名叫杜若的姑娘，吹一口好箫，弹一手好琵琶，张公子想见见她。大娘，给你道喜啦！”

张珞含笑不语，只是轻轻摇着手中的折扇。

徐大娘脸上的笑容僵住，慢慢叹了口气，苦着脸道：“非是老婆子太过无礼，这个丫头实在不能见。说句老实话，连老婆子都未曾见过她模样。”

张珞还是在微笑，李之问却愕然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徐大娘道：“那姓杜的丫头来得就古怪，是自己跑来的，但又说卖艺不卖身。说是现在还没安顿好，要再过个十天半月的才能接待客人。方才来过几个公子爷，都被人赶走了。”

她忽然压低声音，道：“她还带了两个打手，凶神一样，厉害得很。老高老高的院墙，轻轻一跳就过去了；一块青石，手掌碾碾就成了碎粉。看来这丫头来头不小，老婆子也不敢得罪呀！”

张珞笑道：“娼女居然还带保镖，倒真是天下奇闻。徐大娘，相烦引路，我倒要会会这个不同寻常的杜若姑娘。”

徐大娘面色大变，急道：“张公子，你千金贵体，可千万别冒失。那两个凶神厉害得很，真打起来了，你可是要吃亏的咧！”

李之问大笑道：“大娘，你忘了，张公子可是扬州城首屈一指的武功高手啊！什么碾石成粉、轻纵过墙，对张公子来说不过是

小菜一碟。大娘你不必担心，出了事，我和张公子担待得起！”

徐大娘迟疑半晌，才叹了口气：“那好，随我来吧！”

凹凸馆后园里的一座小院，薜萝生香，清雅宜人。

一阵柔媚的箫声从院中飘了出来，和着薜萝的清香，令人心醉神驰。

徐大娘悄声道：“就在这里。”

说完这句话，徐大娘就溜了。

张珣和李之问驻足门外，似已被这箫声迷住。两人都没有出声，只是凝神倾听。

箫声渐低，终于慢慢消失于薜萝的清香之中。

张珣鼓掌赞道：“好箫、好箫！只不知吹箫的人儿如何？”

话音未落，院门突然打开，两个粗豪的大汉转了出来，恶狠狠地瞪着张李二人。

这两个大汉都是武士打扮，腰间宝刀、足下快靴、头上英雄巾，结束得十分剽悍，显得咄咄逼人。

一个大汉叱道：“滚开！”

张珣微笑，朗声道：“杜姑娘，在下扬州张珣、李之问慕名前来拜访。适聆箫韵，如闻仙乐，喜不自禁。若蒙姑娘慈悲，更得一睹芳颜，则三生有幸。”

那大汉怒道：“你就是天王老子，也休想见小姐！你们再不滚开，可休怪我兄弟不客气了！”

李之问心中有气，又有点好笑：“既已进了这个门槛，居然连天王老子也不接，岂非玩笑？”

那大汉吼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李之问道：“我说你们是在开玩笑。”

那大汉刚想拔刀上前，却被另一个拦住了：“这里不是你们

这些纨绔小儿放肆的地方，请滚远些吧！要是胆敢再说一个字，爷爷可真就要你的狗命啦！”

李之问看见此人眼中迫人的凶光，心里打了个突，脖子上也似有点凉嗖嗖，连忙转头去看张珣。

张珣微笑着摇摇头，道：“来不来在我们，见不见在你们，何必这么恶狠狠的呢？你们口气既然这么狂，想必有点功夫，何不露两手让我看看？要是你们真的有两下子，也许我就肯出手教训教训你们了。请，请请！”

两个大汉见他面带微笑，举止优雅，倒似真像深藏不露的样子，不由互相看了一眼，又齐齐瞪着张珣：

“阁下是何人门下，敢在这里撒野？”

张珣折扇一收，笑道：“我师父不过一寻常老道，教过我一些捉鬼镇妖的本事，仅此而已，两位不必害怕。请！”

怒吼声中，两个大汉一齐出手，四只生铁般的巨爪抓向张珣。

爪影翻飞，吼声如雷。

李之问的脸都吓白了，膝盖也有点发软，耳中更是嗡嗡乱响。偷眼觑去，只见张珣折扇轻摇，脚下踩着诡异的步法，好整以暇地闪避着，竟如闲庭信步一般。

“无畏无敌十八抓，果然好功夫！”

两个大汉悚然住手，漫天爪影顿收，张珣已置身院中一丛花树下，笑得很斯文、很开心：

“原来是名震东南的赵氏双雄，幸会，幸会！家师曾对在下提起过令尊赵无畏赵老前辈，对令尊武学赞不绝口，在下久欲拜望赵老前辈，不料却先在此邂逅两位赵兄，真是幸会！”

他居然在这当口套起了近乎，怎不叫赵氏双雄气破了肚皮？更可气的是，此人一招未发便喝破了他们的武功家数。

若是传到江湖上去，他们颜面何存？要知济南赵府是武林世家，赵无畏又素以治家严厉闻名江湖。若是他知道自己两个儿子竟然会为一个娼女充当打手，老脸又该往哪儿搁？

双雄之一低吼道：“一门双雄，赵先赵后，本是孪生兄弟，阁下想必认错人了！”

可惜他再掩饰也没用，须知相貌可经易容改变，武功却是不会骗人的。

张珣笑而不答。赵氏双雄正欲往院内抢去，花树下已转出个青衣少女，脆声道：“我们小姐请张公子上楼坐坐。赵先、赵后，不可对张八公子无礼！”

赵氏双雄对望一眼，咬牙沉声道：“是！”

李之问经此一下，早已失去了探花的兴趣，对张珣拱拱手道：“张兄得蒙佳人垂青，可喜可贺。小弟家中尚有些杂事，先走一步了。”

那青衣少女笑道：“李公子请好走！八公子，请上楼吧，我们小姐正等着你呢！”

张珣朝李之问拱手笑道：“如此，小弟就占先了。”

李之问苦笑道：“如此小弟便告辞了。”

李之问虽然家世豪富，却一向是个不愿意惹事生非的人，尤其不愿惹扬州城里的青皮混混。身边没有仆从时，更怕吃眼前亏。

所以当他和一个人撞了个满怀时，惊魂未定地退了几步，给那人让道，口中还不住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他今天实在没有惹事的心情。

那人是个独眼的胖大和尚，右手绰着一柄粗大的铁禅杖，杖头挂着个大包袱，袈裟半裸着，露出毛茸茸的胸脯，一只又大又

圆的牛眼睛正灼灼地瞪着李之问。

李之问连忙拱手道：“大师请勿生气，小可一时不小心，冲撞了大师，这厢赔礼了。”

可他不想惹事，不等于别人也不想。

独眼和尚打雷般地吼道：“明明是洒家不小心撞了你，你却自认撞了洒家，洒家正想向你赔礼，你却反向洒家赔礼，天下哪有这种事？你定然是居心不良，心怀鬼胎！”

李之问哭笑不得，一旁围观的人也都笑将起来。这和尚实在够凶，也实在有趣。

李之问苦着脸道：“小可怎敢居心不良、怎会心怀鬼胎？”

他知道自己遇上了夹缠不清的人。对这种人，讲理自是无用，他已准备偷偷开溜。谁知和尚怒道：“洒家说你心怀鬼胎，你就是心怀鬼胎！你还敢犟嘴？”

李之问无奈道：“好好、好！鬼胎就鬼胎！”

和尚气呼呼地瞪着他，吼道：“那你怀的是什么样的鬼胎？”见李之问张口结舌，突然又大笑起来：“你是不是想引洒家破了酒戒色戒，嗯？”

李之问顺手一指，道：“大师要破色戒并不难，小可就知道有个好去处。往前走不远，向右再一拐，大师就能看见一个大院子，那就是名闻天下的扬州凹凸馆。那里新来了一个美丽绝尘的女孩子，大师何不去让她破了你的色戒？”

他自是想借赵氏双雄那四只碾石成粉的老拳，碾一碾这可恶的独眼和尚的脑袋。

和尚一怔，疑惑地道：“洒家正是要去凹凸馆，你怎么先就说出来了呢？嗯，有鬼，一定有鬼！”

他劈面揪住李之问的衣裳，吼道：“快说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李之问哆哆嗦嗦道：“这事……半个扬州城都……都知道

了。小可说起凹凸馆，没……没别的意思，只是……因为凹凸馆最近，大师要破色……色戒，也正方……方便。”

和尚又一呆，放开李之问，摸摸发亮的秃头，喃喃道：“半个扬州城都知道了？奇怪，奇怪！这老家伙究竟想闹什么玄虚？不行，洒家得去看看！”

说完分开众人，朝凹凸馆方向飞奔而去。

李之问自认倒霉，苦笑着摇摇头，抻了抻揉皱的衣襟，正想走开，忽听有人笑道：“哟，这不是李公子吗？李公子，在这儿玩什么呢？”

李之问抬头一看，却见一个衣衫不整、满面酒意的高瘦书生正笑嘻嘻地看着自己。李之问没好气道：“老华，今儿我算是遭了灾了，尽撞上倒霉事。”

那叫“老华”的书生笑道：“李公子，走走走，上酒楼喝几盅去，消消火儿。我请客！”

他竟然不顾自己的手多脏多油腻，伸手就去拉李之问的衣袖。李之问嫌恶地退了几步，摸出锭银子，扔到地上，冷冷道：“老华，我没工夫陪你。”一甩衣袖，扬长而去。

老华拾起地上的银子，用牙咬了咬，用袖子擦了擦，对着太阳看了看成色，满意地点点头，扭身拐进了路边的酒店。

围观的人顿时都面现不屑之色，纷纷议论起来：

“还是读书人呢！怎么这个样子？”

“你说他呀？他姓华，叫华良雄，花街上拉皮条的。闲饭也吃了十几年了，人都叫他‘皮条老华’，他也不恼。”

“听说这老皮条艳福不浅，还有几个粉头争着养他呢！”

“开玩笑吧？就他那个样子，谁会看上他？”

“你要这么想，可就真错了。远的不说，前面凹凸馆的楚腰，就是一个。”

“想想也是，乌龟王八不还有个伴么？”

“嘻嘻……”

众人笑谈一会很快便将这件事忘了。

扬州城里南来北往的客人极多。扬州人世面见得多了，也就见怪不怪了。

华良雄走进酒店，大声道：“老胡，有上等的‘石冻春’给来二斤，再上四个凉菜，菜要好，酒里别羸水。”

一看他来了，胡老板的脸立即长了三寸，牙疼病似也犯了，吸着冷气道：“老华，你可欠了店里不少银子了。我这是小本生意，可经不起你这位阔大爷这么白吃啊！”

华良雄冷笑一声，摸出银子往桌上一拍，“前账是七钱六厘，这锭银子少说也有二两。”他斜眼看着胡老板，将银子扔了过去：“我有钱！”

听他口气，就好像这钱真是他挣的。

胡老板掂了掂银子，面色顿时和缓了不少，失笑道：“这又不知是从哪个冤大头手里讹来的，真拿你老华没办法！”

没人愿意和华良雄同桌。他一个人独占一张桌子，又吃又喝，眉飞色舞，不时还哼几句小曲。

靠窗坐着的一个年轻人一直在注意看华良雄，这时离席走了过来，抱拳道：“听先生口音，似是京师同乡？在下风淡泊，刚从北京来。”

华良雄哈哈一笑，道：“您可别叫我什么先生。您瞅我这德性，像什么先生？我叫华良雄，原先倒也确是京师人。风老弟，您要是不嫌弃认我这么个倒霉同乡，就叫我一声‘大哥’好了。”

这下说来，满座皆惊。

这酒馆里坐着的大都是本地人，谁不知道这“皮条老华”是个什么样的货色？让人叫他“大哥”，那不是埋汰人吗？

这位外乡口音的年轻人气宇轩昂，魁伟英武，衣饰也颇华美，一望可知是个有身份、有出息的富家子弟，这样的人，怎么肯叫华良雄“大哥”？

更何况他们根本素不相识？

谁知风淡泊居然真的应了一声：“在下风淡泊，华大哥请了！”

这下倒令华良雄自己也颇感惊诧。他面带讥讽地看着风淡泊，却发现风淡泊的眼睛里有一种坦诚而且真挚的神情，不由笑道：“风老弟，你叫我大哥，不觉得难以启齿么？我华良雄不过是浪荡青楼一酸丁而已，而风老弟你却是一表人材，衣冠楚楚，想来必是富贵中人。咱们是道不同，不相为友也！你走吧，别打扰我喝酒！”

风淡泊不仅没走开，反而坐了下来，替华良雄倒了杯酒，也给自己倒了一杯，举杯笑道：“如果交友还要看这看那，这世界成什么样子了？大哥，小弟敬你一杯，先干为敬。”

他一亮杯底，拱手道：“大哥，请。”

店中酒客们都停箸释杯，惊讶而又好奇地望着这两人。他们都觉得这姓风的年轻人只怕是真的有点“疯”了。

华良雄也举杯，讥笑道：“好吧，你既然敢认我这个大哥，大哥我也就不客气了。只是你大哥我最近手头有点不太方便，不知老弟可否周济一二？”

胡老板一下笑出了声。酒客们也都笑嘻嘻地看着风淡泊，看他如何摆脱老华的纠缠。

谁知风淡泊居然面不改色：“华大哥要多少，只管开口。小弟身边银两若是不够，数日内也可凑齐。”

华良雄懒洋洋道：“那好，我只要一千两，多了我也就不要了。你拿得出来吗？你要是拿不出来，咱们一拍两散。”

听他的口气，不知底细的人，还以为风淡泊有什么急事非求华良雄不可呢！

千两白银即使对于豪富之家来说，也不能算是个小数目。年纪轻轻的风淡泊怎么可能一下拿出一千两银子来？

可风淡泊居然就真的拿出来了！

他摸出一张银票，推到华良雄面前，微笑道：“这是宝昌银号的一张一千两的银票，华大哥请收下。日后大哥若还有什么需求，只管跟小弟说。”

宝昌银号是天下七大银号之一。宝昌的银票在所有钱庄均可兑换现银。

众人都看傻了眼，张大了嘴，却说不出一个字来。他们以前谁也没见到过，甚至也没有听说过这种怪事——有人居然随便将一千两银子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皮条“同乡”。

华良雄也怔了一怔，旋即面现喜色，抢过银票，贪婪地看了又看，小心地放进贴肉的内衣里，干笑道：“老弟果然出手大方，我当大哥的却之不恭，就收下了，嘿嘿。……哎，我说老弟啊，你拿银子给我，是不是有事求我啊？老弟是不是看上哪家小妞儿大姑娘了？行行，没关系，大哥我给你保个媒拉个纤儿。放心，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了！老弟，你看中了谁，保管我一说就成。”

风淡泊果然笑道：“大哥，小弟的确有事相求。小弟这次来扬州，要等一个老朋友，约好是在扬州凹凸馆见面的。小弟初来乍到，言语不通，向人打听，总是听得不明不白，也没人肯好心给我带路。”

华良雄鼓掌大笑：“巧极妙极！大哥我在凹凸馆中，正好有一相好。你且说说你要上凹凸馆找哪位姑娘，咱哥俩可别闹到

一个槽子里去了。”

风淡泊脸上一红：“华大哥取笑了。小弟……小弟不是想……，只不过我的一位老友约在那儿，小弟也没有办法。”

华良雄大笑道：“咱们这就去凹凸馆看看，怎么样？大哥承你送了这许多银子，若不替你跑跑腿，实在也不大说得过去。”

凹凸馆内吼声连天，一闻可知是有人打架，而且一定打得很热闹。

华良雄笑道：“这等场面，向来都十分好看。老弟，你可真是有眼福啊！”

风淡泊苦笑。

转了好几转，便见到一处小庭院前围了一大群人，妓女、嫖客和龟奴尽在其中。鸨母徐大娘正坐在地上呼天抢地，骂声不断。两个龟奴一左一右架着她胳膊，像是要把她拖起来，又像是阻止她往起爬。

场中三个男人正在激斗。赵氏双雄和一个胖大的独眼和尚正打得难解难分。

风淡泊从未见过赵氏双雄，却听说过这个和尚。

他想问问华良雄，和独眼和尚打架的两人是谁，一转眼却发现华良雄已不知去向。

只见和尚将铁禅杖舞得虎虎生风，将赵氏双雄的双剑拦在外门，口中怒叫道：“狗杂种！人家嫖得，洒家为什么就嫖不得？他奶奶的，洒家今日若嫖不到那个小妞儿，决不干休！”

风淡泊忍不住笑出了声，接口道：“你当然不能嫖，因为你是和尚。若是坏了当和尚的规矩，你就不是和尚了。这只不过是一个门槛，跨过了就在门外，不跨在门内。你若是想逛妓院，干吗又要当和尚？”